

<<书衣翩翩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书衣翩翩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8042613

10位ISBN编号：7108042614

出版时间：2012-12

出版时间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者：孙艳 编,童翠萍 编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书衣翩翩>>

前言

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，总觉得对作家有点抱歉，我们的书印得不够好，特别是文学作品。我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印得比一般的书要好一点。

我看到很多外国的书，文学作品，小说、戏剧、诗，在出版方面给予很高的待遇，最好的纸张，最好的装帧，而且把它与那些大量印的书区别对待，使人一拿到手就知道：啊！

这是文学作品。

我们呢？

我十了多少年出版工作，就没有印出几本像样的书。

只有一本自己比较满意的：巴金先生的《随想录》精装本。

巴老曾经来信说：“真是第一流的纸张，第一流的装帧！

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‘文明’书市的。

”那才像一本书，巴老满意，我很高兴。

我买了很多文学书，总觉得我们出版社应该多想一想，能不能使文学作品用好一点的纸张，装帧设计好一点？

外国文学作品，外表很朴素。

董鼎山有一篇文章说：作品好坏，不靠封面，不靠颜色多。

我还在《世界文学》上看到一篇翻译文章，说外国文学作品的封面不能超过两种颜色，多了就不好。

有的颜色，红颜色、黄颜色，文学作品不用这两种颜色，用冷颜色。

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，我们不必照搬。

这就使我想起巴金先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，他印的书，“译文丛刊”，《死魂灵》的封面就只有黑颜色的三个字。

“文学丛刊”，曹禺的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，封面简简单单，除了书名、作者名，没有更多的东西。

一直到现在，也还觉得非常好。

台湾《联合报》副刊主编痖弦十几年前春节给我寄来的贺年片上写有一句话：“直到现在我总觉得30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‘文学丛刊’、‘文学生活丛刊’是最美的。

”当然，我们的封面也不能搞得太简朴，因为中国的读者习惯热闹一点，我们要照顾读者的需要，照顾发行工作，封面还是要设计得好一点。

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出版的文学作品的封面，很少形象，小说没有把形象印在封面上的。

我们出版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封面上印了两个妇女的形象，看上去像电影招贴。

外国文学书的封面比较朴素，不像儿童读物、实用书那样。

可以加一个包封，印得热闹一点，设计得很吸引人，还印上内容介绍、作者的像。

卞之琳先生跟我说过，作者不好意思把印有自己照片的书送人，如果印上了，我就不好送人，要撕掉，印在包封上，可以把它拿掉。

作者不在世了，作者照片当然可以印在书上。

总之，文学作品的封面，基本上要朴素一点。

为了市场需要制造的那些所谓文学作品，是另一码事，封面花里胡哨，反正藏书家是不要的，看过就扔掉了。

但是真正的文学作品，是要摆在书架上书房里的。

当年三联书店出版书话集，在装帧上是用了一点心思的。

书话集总得有书卷气，这十来本书话集，避免用一个面孔，连丛书的名称都不用，只是从内封面可以看出是一套书。

《西谛书话》，郑振铎先生不在了，封面请叶圣陶先生题写书名，叶老对我的请求从不拒绝。

这一本和唐弢的《晦庵书话》的封面，请钱君匋先生设计，使这套书有个好的开头，这也遂了愿。

至于内封面，则采用同一格式，印作者的原稿手迹。

这也费了一点力，叶灵凤《读书随笔》，从香港找来一张《香港书录》目次原稿。

《西谛书话》找到一张郑振铎先生《漫步书林》目录手稿。

<<书衣翩翩>>

其他黄裳、谢国桢、杨宪益、陈原、曹聚仁、冯亦代、杜渐、赵家璧书话集，都承作者本人题签，或由家属提供。

《读书随笔》封面，选用叶灵凤先生最喜爱的比亚兹莱插图，有西书的味道。

黄裳《榆下说书》则用了两幅中国古典小说木刻插图做封面。

郁达夫书话集《卖文买书》的书名，未能从遗墨集到这四个字，也没有请题写，排的铅字。这一本的封面最不理想，在这套书话集里显得很不调。

其时我已经不在位，未能尽力。

《银鱼集》的封面闹了笑话。

黄裳先生把蛀食书页的蠹鱼赐以“银鱼”美称，结果弄得此鱼落水，出现在封面上的是七八条在水中畅游的鱼儿。

出版社美编设计封面往往仅凭一纸通知，不看书稿。

没有对美编交代清楚，我有责任。

现在三联把《晦庵书话》等书编为“书话丛书”熏印，废弃原来的封面，改着“制服”，整齐划一，书名用电脑的字，不免呆板、俗气。

三联这样做，自有他们的考虑，我倒真有一点失落感。

《傅雷家书》出新版，封面也换了。

原来是特地请傅雷先生知友庞薰栗先生设计的，废而不再用，听说傅敏对此有意见，不知如何善后。

叶圣陶、钱君匋、庞薰栗先生都已作古，三联再也不可能请到这几位前辈、名家了。

他们的遗墨遗作，不也是出版社的可贵资产（有形或无形）？

轻易废弃，未免可惜。

把出版的书归堆编为丛书出版，无可非议，我有一建议，是否在出版丛书的同时，保留原来本版封面有特色的，重印一些，“一国两制”，供读者选购。

前几年我在南京三联书店门市部遇见一位读者，他告诉我想买齐三联出版的这套书话集，未能如愿，颇以为憾。

不久以前，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印了一批“五四”文学作品，封面仍旧，读者可以见到原来面目，在此以前，有出版社重印鲁迅著作，也取这种做法，都很好，受到爱书人的欢迎。

<<书衣翩翩>>

内容概要

本书是书业与书籍装帧艺术研究者、南大博士童翠萍为“闲趣坊”量身编选的一本休闲而有趣的小书。

书中收录39位作者的66篇文章。

作者中有书籍装帧艺术创造者（张守义、曹辛之、吕敬人、钱君、邱陵等），有藏书家（姜德明、倪墨炎等）、书话作者（叶灵凤、唐等）、作家（张中行、孙犁等），有书衣研究者（徐雁平、莫志恒、童翠萍等）、有出版人……作者多为身跨数界者，如，鲁迅既是作家，又是书衣创造者，同时又可看作书衣研究者、爱好者，一书之内，汇聚了几代“骸骨迷恋”者。

全书分为五辑：辑一泛谈书籍、期刊封面设计；辑二以个案研究关注《彷徨》等经典书衣；辑三为书籍装帧艺术结集的序跋专汇；辑四由书及人，谈著名书籍装帧名家的艺术成就；辑五漫谈书衣艺术、书里风景。

本书以书衣为切入点，现代、当代书刊为关照对象，可说是关于书衣的专精之作。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书籍装帧应该是对一种出版物的全面印制设计，这里所谈的，只是指它的一个部分——封面。

一本书的封面设计的好坏。

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情绪。

好的设计可以引人入胜，令人爱不忍释。

封面设计或者纯粹成为一本书的精美的装饰，或者高度概括书的内容并化为形象。

它犹如一部歌剧的“序曲”，聆听了它的音乐语言，可以得到歌剧的一个大概的面貌，从而使人的心情进入歌剧的中心，梦一般的沉醉在它的故事中，享受无上的音乐美。

封面设计对一本书籍来说，也同样有此作用。

鲁迅对书籍封面的设计，是偏重于作为书籍的精美的装饰的，但不排斥高度概括书的内容化为形象的做法。

陶元庆为鲁迅的译著所作的封面，如《苦闷的象征》、《出了象牙之塔》、《唐宋传奇集》等，即属于前者；《朝花夕拾》、《彷徨》等，则属于后者；但也有例外。

鲁迅于1926年10月29日致陶元庆信，托他为《坟》设计封面时说：“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？”

我的意思是只要和《坟》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。

但陶元庆在设计时没有遵循鲁迅的这个意见，却有意采用了高度概括书的内容化为形象的手法，做出了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那帧杰作，鲁迅也深表满意。

鲁迅为自己的著作设计的封面，则着眼于作为书籍的精美装饰。

他能融合我国线装书的风格。

如《北平笈谱》，就纯粹移用线装书白色长条的书签，黑字朱印加框，贴在封面左边偏上角的地位，使与右面几行装订用的白丝线相映成趣，真是落落大方，静雅宜人。

他为自己的著作《呐喊》设计的封面，则是从这种朴实无华的传统设计发展而来的：改直长的签条为横长的方块，书名和作者的文字翻成阴文加框，印在封面的中心，略使偏上；一种稳重朴雅之感，直扑读者的眉眼，是一个优秀的设计。

能做出这种发展，构成这个设计的，没有这方面的渊博素养是办不到的。

后来如《热风》、《二心集》、《南腔北调集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这类封面，都是从仅用文字为素材的传统的书签形式发展而来的。

这些设计都是属于作为书籍的精美的装饰的范畴，是十分典型的。

有一次，陶元庆陪我去鲁迅家，谈到封面设计。

鲁迅提出是不是可以更多地运用一些民族形式。

他认为我国古代的青铜器和画像石，都有极其优秀的图案纹样和人物描写，如果把这种传统东西运用到封面设计中去，大概会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出现。

由此可见，鲁迅对封面设计的观点，是希望能够创造出我国自己的面貌，而不同于别国的风格。

这个见解是十分重要的。

<<书衣翩翩>>

后记

书籍的封面和封底，雅称“书衣”，原本是用来保护书芯子的。

倪墨炎先生说过：在我国出版史上，线装书的装帧也是不断发展的，封面就有绢质的、麻质的、布质的、纸质的，装订也不断地完善。

近代“洋装书”的出现，使我国出版史进入了新阶段。

但最初的“洋装书”封面也和线装书一样的简单，就是印上书名、著者姓名和出版者的名称罢了。

把美术作品引入书籍装帧领域，使书籍装帧进入美术的领域，在我国是和鲁迅分不开的。

可是在现代图书商品市场的强力作用下，书籍装帧的物理功能和艺文功能却越来越被异化，与此同时，鲁迅首倡的书籍美术传统也已被严重边缘化。

造成这种恶果的。

是时下甚嚣尘上于国中出版界的“吸引眼球论”。

——书衣在保护书籍的本始用途之外，在悦目赏心的书籍美化作用之外，曾几何时，被强加了“吸引读者眼球”的市场广告功能！

于是乎，为达到宣传促销的功利目的，多少图书被油头粉面，多少图书被披金戴银，多少图书被浓妆艳抹！

既要“吸引”读者的“眼球”，那么书封面似乎就只有被制作成花哨的“嫁衣裳”，招摇而过市那一途了？

1991年才在香港认识到“电脑设计的芳颜”的陶雪华女士，当她目睹当日最先进的“桌面出版系统”时，顿时感觉到，“国内的印前工艺将有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”。

回到上海以后，她安坐在自己的工作室，曾经深深地“享受过高科技给人带来的便捷和愉快”，可曾几何时，她就由“叹服”转变为“惊呼”了：几年前，书籍装帧艺术还处在要“书卷气”还是要“广告气”的喋喋不休的争论中。

如今，望着满目“油天油地”、“浓妆艳抹”的书皮儿们争先恐后地在书店亮相的劲儿，看着镭射电化铝一闪一闪似乎要把读者的眼球一网打尽的劲儿，还有那形式大于内容的风光劲儿，无疑，争论已尘埃落定，“广告气”以毫不留情的霸气荣登“装帧艺术”的主宰地位。

隐藏在“广告气”背后的潜台词是：“追随市场”……我有一句话，在进入市场以前，不必说书卷气、广告气，在版式设计上请给读者留一份“干净”之地行吗？

书是文化的载体，阅读是它最重要的功能。

读者，读者，以读为主。

在版式上不要太“乱”、不要太“闹”。

那些不分内容、不分读者，从头到尾、花里胡哨的版式，每翻一页，读者就要经受一次视觉干扰，视觉污染，直看得人担惊受怕，如何消受？

陶女士指出：“但可以预言，市场最终青睐的佼佼者是那些简洁的、极富个性独创精神的，又有文化风格与韵味的皮儿们”，“设计人对它所做的一切，应该十分明确，了解读者需要什么，该如何为读者提供简洁、轻松而精致的视觉切入点，每一种技巧与设计元素的运用最终都是为了衬托内容，强调内容，使阅读更便捷，更富有情趣，而不是让所谓的‘设计’主宰整个版面。”

对于过度化了的版式设计，她这样犀利地评说：“封面不满町以撕掉，内芯如何撕得？

只能请设计者手下留情了！

记得将近二十年前，戴文葆先生在为朱正《人和书》（山西书海出版社1988年版）作序时，就曾表达过他作为一个资深编辑家对业内的深重期许：“通过各种类型的编辑的劳动，用创作撰述之美、审读加工之美、设计装帧之美的‘三美’具备的书籍，向世界说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水平！”

” ……

编辑推荐

《闲趣坊:书衣翩翩》作者大多是与书为伍、嗜书如狂的爱书人,既有曹辛之、钱君匋、邱陵、张守义、吕敬人等书籍装帧艺术名家和莫志恒、徐雁平等书装研究者,也有范用这样的出版人,姜德明、倪墨炎等藏书家以及叶灵凤、唐弢、孙犁、张中行等作家.....更不乏鲁迅这样身跨数界者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